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一回 避難依人貞心匪石 架詞試節巧舌如簧

歌浦寒潮日夜浮，浦邊幻景逐波流。
瓊樓十二巢狐兔，珠履三千走馬牛。
愧我優游消歲月，憑誰點綴續陽秋。
手持秃筆無聊甚，舊事新聞一例收。

這一首詩便是《歌浦潮》的緣起。據說春申江畔，自辛亥光復以來，便換了一番氣象。表面上似乎進化，暗地裡卻更腐敗。上自官紳學界，下至販夫走卒，人人蒙著一副假面具，虛偽之習，遞演遞進。更有一班淫娃蕩婦，紈少年，都借著那文明自由的名詞，施展他卑鄙醜惡的伎倆，廉恥道喪，風化沉淪。那時有一位過江名士目擊這些怪怪奇奇的現象，引起他滿腹牢騷，一腔熱血，意欲發一個大大願心，仗著一枝秃筆，喚醒癡迷，挽回末俗。無如天嫉奇才，文人命薄，那年這名士，為著一件痛心之事，得了個咯血之症，臥床半載，遽爾召赴玉樓。易篋的那天，在下也在他床前視疾。他卻把這一件心事，重重托付了在下。無奈在下午甫及冠，閱歷有限，得了他遺命之後，一連數載，未得隻字。朋友之托，幾將置之腦後。近日涉足社會以來，覺得見聞聞，每況愈下，追憶名士的一番議論，果然大有見地。在下雖然不學無術，卻不可辜負了他的遺志，因此摭拾些野語村言，街談巷議，當作小說資料。粗看似乎平常，細玩卻有深意。所謂借他人之酒杯，澆自己之塊壘。若問是真是假，連做書的也不大發明。看官們只消記著《紅樓夢》內的「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」二語，便是讀本書的總訣了。

要知《歌浦潮》如何開場？請列公略靜一靜，聽在下慢慢道來。正是：好從牛渚燃犀照，且向螭庭鑄鏡觀。閒言少敘。

卻說上海城未拆時，與租界最接近的，便是新北、老北二門。老北門內沿城根，有一條捷徑，可通新北門，其間又岔出幾條小弄。內中有一條薩珠弄，居人以訛傳訛，便叫他殺豬弄。這殺豬弄內，居住的並非屠戶，卻是些經紀人家，大都在北市營業，早出晚歸。一則房租廉，二則出入便。因此這弄內居戶，真是鱗次櫛比。即有最精細的調查員，也不能指出戶口詳數。其間有一戶姓王，乃是婆媳二口，左右鄰居聽他們講的是一口寧波話，順口稱作寧波人家，老的是寧波媽媽，少的便是寧波嫂嫂。這寧波媽媽母家姓李，今已有五十上下年紀，卻還精神爽健，強飯加餐，為人甚是和善，不過愛管閒事，每每受著許多閒氣。她媳婦邵氏，才只二十一歲，身材很是伶俐，面貌卻也不弱，惜乎命犯孤鸞，成婚未及半年，她丈夫忽然一病身亡，邵氏撫棺大慟，當時欲以身殉，念及老姑在堂，無人侍奉，只得含辛忍痛，靠著十指尖尖，做些女紅，度這苦雨淒風的日子。

忽忽日月，不覺又是一年。那日邵氏正繡著鞋頭花樣，李氏卻在穿理冥錠。忽聽得外面砰砰三聲炮響，接著一陣吹打，夾著些哭聲。李氏自言自語道：「大約對門陳家的媳婦人殮咧。自我家雲兒死後，弄內足足死了十來個人，這地方可稱是一個不祥之地。那陳家的媳婦，不但人材好，而且性格溫柔，她丈夫也生得十分漂亮，小夫妻兩口子，每逢禮拜日，手挽手的出外遊玩，何等快樂。目今女的為了產後血崩病致死，不知她丈夫怎樣的悲慟。」李氏說時，邵氏眼圈兒早已紅了。李氏觸景生情，想起兒子在日光景，一陣心酸，兩行老淚，不由的奪眶而出。

這時候忽然有個人推門進來，一眼見她婆媳兩個，流淚眼看流淚眼，斷腸人對斷腸人的模樣，笑道：「咦，別人家死人，要你們婆媳倆傷心什麼呢！」李氏認得是陳家的梳頭娘張媽，不覺破涕為笑道：「你主子家死了人，又不帶你到棺材裡去的，你躲到這裡來則甚？」張媽道：「我家少奶奶，平日待我甚好。我本欲待人殮時痛哭一場，不料方才道士貼出字兒，我生肖第一個犯忌，所以到你家來暫避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拿起邵氏繡的那只花鞋，贊不絕口道：「嫂嫂繡得好花樣，這粉紅鞋面，配上墨綠顏色的花朵，煞是好看，不知那一個有福的姑娘，得穿你親手繡的這雙鞋子啊？」

邵氏聽說，微微的歎了一口氣。張媽猜著她的心事，便道：「嫂嫂看破些罷。常言道：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世間無不散的筵席，不過遲早些罷了。嫂嫂青年守寡，原是件最痛心的事。無如死者不可復生，悲傷何益。而且嫂嫂盛年美貌，又何必苦壞了身子，令死者在地下不安呢！」邵氏強作笑容道：「媽媽說那裡話。我聽得你家那位奶奶，為人十分賢慧，可惜沒壽，也是天地間一種缺陷。像我這樣薄命人，還留在世間，卻把人家恩愛夫妻，生生的拆散，豈不是閻王爺沒了眼睛麼！」說到這裡，已是淚流滿面，哽不能聲。張媽也陪她淌了幾滴眼淚。

李氏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罪過罪過，連閻王爺也好信口胡說的嗎？」張媽道：「也難怪嫂嫂，像我這般沒用的人，卻老而不死，大約閻王爺真瞎了眼睛咧。」說罷又道：「哎喲，我只圖自己說得爽快，竟忘卻媽媽咧，該死該死。」這句話引得邵氏也笑將起來。不一會，陳家大殮已畢，張媽自回家內。那時死者靈前已設了墊，張媽叩罷頭，忽見死者的丈夫陳光裕，正獨坐一隅，掩面流涕，即便上前勸慰了一番。光裕始稍稍收淚，畢竟悼亡心切，晚間睡在床上，一燈獨對，萬籟無聲，覺得孤孤單單，淒淒冷冷，想起嬌妻在日，枕邊被底，軟語溫存，而今宛如隔世，不由的肝腸寸裂，足足哭了一夜。

次日便茶飯少進，精神恍惚。一連數日，皆是如此，把家中人都嚇壞了。他父親陳浩然便要替他續娶。光裕聽說，大大不悅道：「大凡婦女沒了丈夫，大都守節終身。即欲再醮，也須待三年服滿。惟有男子喪妻，便急圖續娶，這也是歷古相沿，男尊女卑的惡習。然而從未有首七未過，便議及婚事的。你們想出這條主意，非但陷生者於不義，而且也忒煞看輕死者了。」浩然見他固執，只得罷了。幸喜光裕隔了幾天，漸漸回復原態，家人私相慶幸，連張媽也代他們放下了一塊石頭。不多時這件事便傳進王家婆媳耳內，李氏並不在意，邵氏為著此事，卻定了半天神。恰巧這年上海革命軍起義，九月十三那夜，白旗一揚，遍地響應。也是滿清末造，親貴弄權，激動民氣所致。那時最高興的，便是一班商團會員，個個摩拳擦掌，興匆匆的去攻製造局。幸得滬軍防營兵士相助，才將製造局攻破。可憐商團中已死了幾個熱血的少年。

其實這班人都仗著一團高興，出生入死的為他人爭榮博譽，臨了只領得一枝新槍，獎著一塊急公好義的銅牌了事，做書的替他們大不值得，這都是後話不提。當夜又有一班人亂烘烘燒了上海道的頭門。次日便有一個民政總長，一個滬軍都督出現。大局既定，居民有些還在睡夢中，糊裡糊塗的渡過了一朝世界，這也算上海人民的大幸。誰知內地忽然起了一種謠言，說清政府派了十萬北兵，由天津出發，不日到上海來決一場大戰。因此城內居民，大起恐慌，紛紛搬往租界躲避。

王家婆媳也打點避地之策。李氏意欲回寧波原籍，邵氏因原籍並無親屬，與客地一般無二，還是上海有幾家姊妹行來往，若到寧波，一則人地生疏，二則兩代孤孀，難保不受人欺侮，三則寧波未必不遭革命影響，因此執意不去。兩方面正在不能解決的時候，忽然張媽笑嘻嘻的走了進來。李氏便問他可曾預備逃難？張媽道：「我本想不走的，經不起陳家太太，苦苦的叫我一同到她親戚家去，我也不便推卻，明天早起，便要動身，故此我特來告訴你們一聲兒。」李氏道：「恭喜你有了去處，我們還沒處投奔呢！」張媽問其所以，李氏便把自己要回寧波，邵氏不肯的話說了一遍。

張媽道：「上海住慣的人，要回鄉下去，卻是樣樣不便，難怪嫂嫂不願意了。我卻有條主意不知行得行不得？陳家的那門親戚，住在新閘，聽說宅子是自家造的，房屋很大，你們人口又少，家具無多，何不向陳家商議商議，借他一間暫住，大不了貼還他家房錢罷了，那時我們都在一起，豈不更有照應。」邵氏道：「只恐他們有錢人家，不把我們窮人放在眼內，那不是自討沒趣麼！」張媽道：「那可無慮。陳家的排場，你們是知道的。講到他家這門親戚，我有時見那位奶奶，同著二位小姐到陳家來，雖是珠鑽滿頭，綺羅遍體，卻都和藹可親，絲毫沒有富豪習氣的。況且嫂嫂生得美人兒似的，我見猶憐，誰敢輕侮，只恐他家姊妹得了你，反恨我老物討厭咧。」邵氏聽說，啞了一口。李氏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不知陳家肯不肯？」

張媽道：「這事包在我身上。」說罷，回到陳家，徑進內房來找太太。這太太今年已有四十四歲，素性愛潔，所以面上常撲著滿臉的粉，梳一個小小髻兒，插著黃澄澄的金押發，垂著兩片假鬢，卻是發光可鑒，香氣撲鼻。身穿玄色綉紗棉，高高聳著條元寶

領，露出白夕夕布襯衫。家常不曾係裙，穿著桃灰縐紗棉襖。四寸金蓮，盈盈的貼在地下，正指揮僕婦收拾衣服，張媽一見，便把王家的事說了。這太太賦性仁慈，聽了便說道：「目今擾亂時世，可憐她兩個女流之輩，無親無眷，教她們投奔何處。既然她愛和我家同住，幸得那邊房屋大。常言道：遠親不如近鄰。我們把舊鄰變作新鄰，卻是再好沒有，你快去叫她們收拾收拾，把細軟的隨身帶去，笨重的可棄則棄，值錢的堆在我家，橫豎這裡有人管著呢。」張媽大喜，三腳兩步奔到王家，向李氏婆媳說知。她婆媳兩人自然歡喜，當日便把應用衣服裝了兩箱。又把零星物件打了一個大包裹，餘下的桌椅台凳，一古腦兒央人搬進陳家。這夜婆媳二人通宵不曾合眼。次日清晨，張媽便來叫他們到陳家會齊。浩然自願留家看屋，光裕押著箱籠物件先行。太太帶著兩個乾女兒，和張媽李氏婆媳等一干人，賃了幾乘黃包車，一窩兒向那親戚家而來。

這親戚便是陳太太的娘家。原來陳太太母家姓錢，父親在日，曾開過一家絲棧，故此家道頗為殷實。其母周氏，生下一子一女，子名如海，便是陳太太之弟，娶的是薛姓之女。已生了兩個女兒，長女秀珍，年十七歲。次女秀英，年十五歲。都生得粉裝玉琢，嬌豔如花。這年上海城內鬧了革命，老太太第一個著急，三番兩次的著人進城接女兒來家，一面騰出一間空房，預備他娘兒們居住，那天光裕帶著個僕人，押了四輛小車，到他家門首。

老太太得知，即命娘姨們幫著車夫，七手八腳的把箱籠物件搬進裡面。打發車夫走後，老太太便問光裕：「你娘怎麼還不來？」光裕道：「母親少停便好到了，她還命我帶信給你老人家。只因我家對門有兩個女人，平日為人原是好的，目今為著逃難沒處投奔，所以我媽叫她們合伙同來，意欲借這裡暫住幾天，緩緩再找地方安頓，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？」老太太道：「若說是女人，有何不可呢，只恐他家還有男子進出，那就有些不便了。」光裕道：「這件事你老人家無須慮及，他家兩代寡居，哪裡來的男人進出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什麼兩代寡居？莫不是去年你母親所說那個王家的小寡婦麼？」光裕道：「正是她家婆媳。」老太太笑著向薛氏道：「這倒好極了。聽說這女的年紀還輕呢，不但人材俊俏，而且性情和淑，夫故年餘，上有老姑，下無兒女，難為她仗著十指做些女紅度日，也算婦女中難得的了。那日光裕沒了媳婦，我還同你談及，若能央一個媒人，把他們一對鰥夫寡婦，斷併攏來，倒是一件好事。後來光裕鬧著脾氣，我也把這件事兒忘了。不料今兒竟不期而然的擠到一塊來，可不是一件絕妙奇聞嗎！」說著笑了。

光裕聽說，不覺面上緋紅，正要分辯時，聽得外面人聲鼎沸。一個傭婦慌慌張張進來，報說陳家姑太太來了。原來亂事一發生，那班黃包車夫，見避難人多，便都奇貨可居，索價非常昂貴，自老北門僱車至新聞，往常只須七八十文，今天這幾個車夫，見陳太太等一干人，都是女流之輩，還攜包帶裹，便想敲她們一個竹槓，要五角小洋一輛。後來纏了半天，才講定三角一輛。到了門口，那拖陳太太乾女兒的車夫說，一輛車坐了兩個人，定要加一角錢。陳太太不肯，因此便爭執起來。幸得一個紅頭巡捕走來，才將這班車夫趕開了。

那時老太太已帶領媳婦孫女等迎將出來，一眼看見她女兒身旁站著個美貌女子，年紀約在二十左右，淡妝素服，丰韻天然，暗想此人大約便是王家的孀婦，果然生得俊俏。光裕已將老太太答應王家婆媳居住之說，暗暗告知他母親，陳太太心中暗喜，便替她婆媳們引見過了，才一同進內，李氏從未到過大戶人家，見錢家客堂中鋪陳華麗，不覺念起佛來。薛氏又引他們到預先備下的房間內觀看，陳太太見箱籠亂堆滿地，靠裡牆設著一隻紅木大床，橫頭一張雙人鐵床，帳幃被褥，都鋪設得舒舒齊齊。近窗排著一隻棕榻，是預備給下人睡的。其餘桌椅台凳，雖然半中半西，卻佈置得井井有條。

陳太太看罷，向薛氏稱謝道：「我們一來，又勞妹妹費心，很覺過意不去。」薛氏笑道：「姊姊說那裡話。自家人客氣什麼，姊姊若不怪我們陳設得不倫不類，已是萬幸了。不瞞你說，我原想排一房間外國傢伙的。老太太說，外國傢伙怕你不喜歡，因此排成這一個半中半西的房間。她老人家的意思，著實疼著你呢。」說時笑得釵鈿亂顫。忽見老太太也顛巍巍的來了，薛氏即忙斂住笑容，讓老人家坐下。老太太對她女兒道：「我在先打算你睡了大床，鐵床讓徐家姊妹睡。既然王家嫂嫂們來了，只可教徐家姊妹同我家秀珍秀英兩個孩子睡，橫豎她們兩個各自占著一張大床呢。王家婆媳就在鐵床上安歇便了。」

邵氏道：「我們婆媳二人，避難來此，得蒙老太太容納，已是萬幸。講到安歇的地方隨便那裡都可使得。若教徐家小姐讓我們，反令我們深抱不安了。」李氏接口道：「不錯，我們婆媳倆不論廚房柴間，都可睡得，又何勞老太太操心呢。」老太太笑：「你們也不須客氣，徐家姊妹原同我家兩個丫頭怪親熱的，那天我硬派她們住在這裡，秀珍姊妹還和我爭了半天。今日也是天假其便，你婆媳來了，仍教她們小姊妹聚在一起，她們也不必殺風景咧。」陳太太也勸李氏婆媳不必推卻，即命張媽在棕榻上睡，大家都不寂寞。這邊徐氏姊妹，也願意和秀珍姊妹同住，

這徐氏便是方才所說陳太太兩個乾女兒，乃是她亡嫂何氏的表妹，一個叫掌珠，年十六歲。一個叫愛珠，才只十二歲。父母雙亡，由姨氏帶領成人。自拜了陳太太乾娘之後，一向住在陳家，因此和秀珍姊妹十分親熱，一聽許她們住在一起，都歡歡喜喜的奔回房裡去了。陳太太等忙忙碌碌安排箱籠完畢，已是午牌時分，外面開進飯來，乃是四葷二素，家常小菜。

薛氏隨著進來說：「今天倉卒，不曾備得肴饌，請姊姊莫怪。」陳太太笑道：「日子長呢，你若要每頓如此客氣，豈非教我們食不下嚥嗎。」薛氏帶笑退出。眾人用罷飯，陳太太到她娘房中去閒談。李氏隨著張媽到外面各處遊玩。邵氏獨自一人悶坐房內，一抬頭見壁間掛著一張半身放大照像，乃是個中年男子，西裝打扮，狀貌魁梧，精神奕奕，暗想此人大約便是陳太太的兄弟錢如海了。聽說他在內很有勢力，可怪這小照上面貌，好似在那裡見過的，一時卻想不起來。正在呆呆出神的當兒，忽然門簾一起，薛氏笑微微走了進來。邵氏慌忙起身讓坐，薛氏笑道：「嫂嫂，你不用忙，我見你獨自一人，怪沉悶的，因此特來找你談談，我們坐著講罷。」

邵氏道：「難得奶奶不棄，也是貧婦之幸。」薛氏笑道：「什麼貧啊富啊，誰不是父精母血，十月懷胎所生，一出了世便要論貧論富，分尊別賤，我生平最恨不過這些浮文。你若再說這個，便不像自家人了。我且問你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邵氏回說二十二歲。薛氏又問她家世，原來邵氏原籍鎮海，十歲上喪母，父親乃是個窮秀才，處館度日，故而邵氏也略略知書識字。那年她父因在原籍窮愁不堪，只得攜女來滬覓館。誰知書生緣慳，恰值上海私塾改良之際，這老學究有誰請教，只弄得山窮水盡，典質一空，沒奈何只得在老北門城腳下擺一個測字攤，每日賺進幾十文糊口。然而上海居，大不易，開銷浩大，父女二人，仍不免前吃後空。

有一天李氏也來測字，恰巧是同鄉人，談及家中還有個女兒，李氏便說自己也有個兒子，現在洋行中做細崽，每月十幾元進款，那時便有攀親之意。後來李氏見測字先生的女兒，生得十二分人材，便一心娶她做養媳婦。測字先生也因人口累得夠了，巴不得早一日出脫，自己替男女推一推命造，卻是福壽雙全的，便一口答應了，擇日童養媳過門。豈知測字先生命途多舛，女兒出閣未及一月，他自己得了痢疾，纏綿數月，一命嗚呼。幸虧女婿代他殯葬盡禮，李氏待媳婦服滿之後，急急令兩小夫妻合盃，自己準備含飴弄孫。不料她兒子先天薄弱，兼之床頭人美麗過人，燕爾新婚，未免歡娛太過。不上半年，便成了癆瘵之病，

邵氏躬侍湯藥，衣不解帶者月餘，無奈人力不能回天，眼見得丈夫一病不起。這都是已往之是，邵氏見薛氏動問，略略說了一番，講到傷心之處，不由的珠淚雙拋，哽咽不能成句。薛氏也不免無然歎息，便道：「嫂嫂你也不必傷感，豈不聞彩雲易散，好事多磨，古今來不知誤殺多少佳人才子。總而言之，世味二字須得有甘有苦，倘若人人都是淡然過去，便不成世界了。不過造物弄人，卻把佳人才子偏在苦一面，愚婦村夫偏在甘一面，因此世上又幻出無限波浪，其實都是鏡花泡影，百年而後，形跡全無，甘苦二字，何須介意。莫說你係出寒素，少年受了無數磨折，即如我母家，雖非大富，也可稱得不愁衣食的人家，豈知我自幼失恃，父親娶了後母，我卻一般有吃有穿，然而受那無形的磨折，較你忍饑挨凍更苦，我那時何嘗有一天快樂。後來父親請了位門館先生，教我唸書，我愈識字，愈覺得所處的境地悲痛。那先生見我終日愁眉苦臉，問其所以，我便把心事講給他聽。他原是個失時的名士，多年落魄，已有出塵之想，平時參觀佛典，頗有心得，當時便開導我無數玄機，我聞教之後，頓時大悟，從此便隨遇而安，視天地如寄廬，無愁無慮，到如今你看我長得這般癡肥，所以我勸你莫向甘中味苦，須從苦外求甘，那才是養身之道呢。」

邵氏聽說，心中頗為驚異，暗想不料這位夫人，出身豪富，卻能說出這種大澈大悟的議論，便道：「奶奶高見極是，貧婦遵命便了。」薛氏笑道：「又來了！我叫你不用提起貧富二字呢。」說時見李氏已隨著張媽回來，張媽一見薛氏，便道：「原來奶奶也在這裡。」薛氏隨向李氏存問，李氏反有些偏促不安起來。薛氏又同她們講了些家常才去。臨走時，叫邵氏得空到她房中去坐坐。邵氏待薛氏走後，細玩她方才一片議論，果然大有閱歷，心中不勝欽佩，暗道：這位奶奶倒是個大賢大慧人物，也是天緣湊巧，為著避亂相識。目今既在一處，必須當她一個閨中良師，時常請她些教益，不可錯過了機會。

這夜錢如海回家，先到他姊姊處問候。邵氏無處退避，只得腴腆著同他相見。如海見邵氏姿容美麗，豐致奪目，心中暗暗稱羨，一回房便問薛氏，姊姊那邊有個帶孝的少婦是誰。薛氏笑道：「你這野貓精，一見了美婦人，便和黃鼠狼遇著小雞一般，滴涎欲饞，千方百計的弄上了手。隔幾時覺得厭了，便棄如敝帚。那年為了姓施的女人，險些兒闖出天大亂子，幸得倪老爺同你相好，才能含糊了事，然而已足足化了整千銀子，你難道鬧得還不夠嗎？」如海笑道：「你又要纏到歪裡去了，我不過打聽打聽，你偏有這許多嘮叨，究竟這婦人是姊姊家什麼親戚呢？」薛氏道：「若說這人，來頭著實不校她並非陳家親眷，乃是鄰捨家的一個孀婦。」

如海道：「孀婦嗎？那就好極了。」薛氏道：「呸，你莫做夢罷。孀婦有幾等的孀婦，她乃是個節婦，你能奈她何不成？」如海笑道：「罷了，我又沒有意思，你竟要吃醋了，這些話來哄誰！她今天才來，你又不是仙人，怎知她是節婦呢？難道她自己對你說的麼？」薛氏道：「虧你說得出呢，眼珠子生著做什麼用的？我見她舉動莊重不佻，言語中頗有不忘故劍之意，已知她是個節婦，那時我恐與她意見不合，話不投機，所以掉了個槍花，說了一大篇鬼話，把她哄得服服帖帖，其實我卻另有一番用意，也是你媽的主意，她為著你外甥光裕喪了媳婦，見這女的品貌很好，故而叫我去探探她的性格。誰知我一進去，竭力拉攏，她卻竭力漾開，險些兒遭了一鼻子灰。幸得我平空捏造出一篇假話，才把她蒙住了，她便當我是一個好人。再過幾天，不怕她不在我手掌中翻筋斗。」說著大笑。